

《與談》

## 行公義與造物者同行

◎蘇盈貴

我很喜歡一段話：「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造物者同行。」第一句話講的是，一個正常而可長可久的制度，必須建立在公義上，讓每個人立足點能夠平等，這樣怨懟自然減少，生命力才能充分的發揮。第二句話講的是，雖然制度是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上，仍然免不了會有一些競爭的弱勢，就像大家一起擠在跑道上賽跑一樣，有的人會因為身體不適或跑不過人，而在跑道上受傷；因此，如何照顧制度或競爭下的弱勢，就變成人在尋找小我與整體平衡中一個重要的基礎。

第三句「存謙卑的心，與造物者同行」，它有兩層意義：第一層意義說明人與自然的關係，人應該體察到自己的渺小，應該學會跟大自然和諧共存，而不是妄圖以一種驕妄的

心，想要凌駕自然；另外一層意義則是站在一種宏觀的角度裡，來看待歷史以及時空，自己就會發覺，個體永遠和整體息息相關，個體可以在整體裡盡力，但是不能把「個體」畫一個等號等同於「整體」。

### 良知是自然與己身的接點

蝸牛角上爭何事，石火光中度此生。每個人在集約的觀點，自己常會變得無限的偉大，但在宏觀的角度，又何其渺小。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造物者同行。造物者在精神上，就是那種宏觀的想法——在具象裡，或許就是我們所存在的大自然；在宗教的觀念裡，那可能是所謂的神；但是，我的想法是，這些其實都不過只是在建構人類社會一種普遍性的價值，如此而已。我們會做好事，我們會做壞事，我們在團體裡會看到有些好，有些不好。所謂的好與壞，其實都是從合理性的基礎裡，用一種普遍性的價值，來做分野跟判斷。如果沒有普遍性的價值存在，這個社會就不知道何去何從，對人來講，就會變得沒有是非、對錯。所以我們講公義的社會，講包容，講宏觀，講分享，其實我們在講的是內心最根本的良知而已。那個良知，是存在自然與己身間的接點，那個接點，是互相



接受的一股正面的力量，就是所謂的善；換句話說，沒有包容，這個接點就不可能產生太大的能量，就不會對他人有益或是對自己有益。

台灣的社會一般來講，是正常的。在正常運作裡，有些美好，有些不美好。只要選舉來到，意識型態深化，就像榮格所講的「集體潛意識」，每個人的心靈都彷彿著魔一樣，意識型態就會取代普遍性的價值，它最直接的影響是：是非善惡的判斷好像都不見了，其實是那個接點消失，於是變成自己都是對的，別人都是錯的；自己的陣營裡，只要是喊口號的，通通都是好人，敵對的陣營都是邪魔歪道。本來的相處裡，大家可以互相體諒，有很多的人情世故十分貼心、十分溫馨，充滿人情味；但是當選舉逼近、意識型態深化到自己潛意識的底層之後，仇恨取代了溫馨，因為那段接點不見了。

### 破除狹隘仇恨迎向包容

隨便舉兩個例子。在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時，有一個總統候選人到台北縣保安宮，保安宮前面剛好搭了棚子，舞台上沒有活動、沒有表演、沒有任何人在。總統候選人上完香，看到滿坑滿谷的信徒，就想要走到台上向群眾講話拜年。結果，他居然被台北縣政府



的公務人員給擋了下來，理由是：舞台是台北縣政府搭的，不許對手的總統候選人上台。這位總統候選人吃了閉門羹，台北縣長隨後居然請他要體諒公務員行政中立。事實上，台架是公共設施，它本來是連接公眾的硬體，結果竟然因為在想法上沒有那個軟體的接點，沒有所謂的普遍性價值，而變質了。於是人們自說自話的把自己的想法取代普遍性的價值規範，又用美麗的言詞嘲弄大眾的無知，把一個名詞誤用、濫用到如此的地步，到底是把全天下的人都看傻了，還是他自己著魔了？普遍性的價值在哪裡？如果行政中立是普遍性價值的話，為何你可以自己帶領著台北縣政府所有的公務人員，以所有的資源、物力去幫自己的總統候選人？為何對手的總統候選人要走上廟宇前面台北縣政府所搭的台子，你就不給他上？還說這是違反行政中立？這樣的心太狹隘了，完全沒有包容，自己愚蠢還當成別人的愚蠢、人民的愚蠢。如此作法，若放在普遍性的價值裡加以檢視，看在老百姓的眼中，他真能為自己的陣營加分嗎？如果可以，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？這個社會病了，而且病的不輕。然而，還好，只不過是某些政治人物病了而已；某些盲從者或是被綁票的基本教義派病了而已，否則我們真的不知道這個地方還可不可以住人。

同樣的，前述事件的同一天，也是這位總統候選人的夫人，也來到位於台北市的保安宮。當她逐一拜票的時候，突然在鏡頭上，你可以看到有幾個中年婦女，在她迎面而來之



際，把臉撇了過去，臉上流露出非常嫌惡而仇恨的表情，並且霍地起聲高喊另一陣營的總統候選人「凍蒜」，我看了真的是不勝欷歔。這些仇恨哪裡來的？她們之間有仇恨嗎？你可以支持自己理想中的候選人，但是有必要用這種仇恨的心，對待不同陣營的候選人嗎？難道你所支持的人願意你如此對待對方陣營的人嗎？這到底是退步還是進步？是文明還是野蠻？她不知道她在做什麼，因為那個可以互相包容的接點不在了。但是，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，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狀態，那人類幾萬年的進化，又什麼好談的？

### 身心自在建立於普遍價值基礎上

幸好，這種人並不多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包容，愛勝過於仇恨，內心裡面有一份生存所憑藉的良知。這個良知裡頭充滿的是普遍性的價值。這是社會讓你可以感覺到健康與和諧的特質，但是不完全；因為不可能完全，所以就有進步的空間。但是關鍵是進步的力量在哪裡？進步的陰影又在哪裡？說起進步的陰影，政治人物可能又必須扛起絕大部分的責任。你看總統大選期間，每天都在動員，動員的大概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那一些人。他們在選舉場一待就是四、五個小時，等待著他們支持的對象來臨；被支持的候選人就像英雄



一樣，在最後登台，充滿了群眾的魅力，但是每一句話都充滿激情、都在鼓動人心裡的仇恨意識，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會熱血沸騰，並且讓支持者熱血沸騰。於是，整個社會就在政治人物不喊撕裂的話中，實質上被撕裂了；整個國家就在政治人物不喊仇恨的話中，實質上遍灑了仇恨的種子。如果我們能夠看清這一層最不應該的面具，以及存在人性深處對於權力的渴望，或許我們才能夠真正的窺見進步的關鍵應該在哪裡。

進步的關鍵有三個因素，均是日前社會最需要被建構的。第一，是提升人的素質。第二，是就事論事。第三，是建構一個比較正直的文化。人的訴求其實不是在素質，而在觀念，這觀念其實就是一種普遍性價值的建立。讓大家不再用立場、族群、黨派來區分，這樣我們才知道人類文明追求的，到底是怎麼樣的生活和怎麼樣的社會。其實就事論事，就是不以言舉人，不因人廢言，人類整體才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可言。正直的文化則是我們心裡想的與嘴巴講的一致，而且我們願意去面對自身的不足。

人類的社會不斷進步，物質文明永遠令人目不暇給、追趕不上，但是在心靈層面，大家長久以來的共識，就是這個社會的健康、和諧。人的身心自在必須建立於某些普遍性的價值基礎上，諸如宏觀、分享、對弱勢的憐憫、對世界的謙卑，但是若缺乏包容，這一切都很難使得上力。